

明

史

六七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太子保保殿學士兼掌部鄒尚書事次級張廷璽奉

敕修

朱燮元

徐如珂林兆鼎

劉可訓

胡平表

盧安世

李櫟

史永安

劉錫元

王三善

岳具仰等朱家民

蔡復一

沈儼煥胡從儀

袁善

周鴻圖

段伯煥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評事遷蘇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廣東提督學校以右參政謝病歸起陝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天啟元年就遷左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軍永

寧古蘭州地奢氏猓種也洪武時歸附世爲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鷺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徵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龍等遂反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總兵官黃守魁等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有七日也賊遂據重慶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應之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列城多不守崇明僭僞號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陷新都內江盡據木裨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冉世

洪雷安世瞿英戰死成都兵止二千餉又絀燮元檄徵石砭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歛二百里內粟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賊障革裹竹牌鈎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華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却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濠賊治橋得少息因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賊失內應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旣而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砭女士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愈增日發

塚擲枯骸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爲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敗去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象乾欲反正燮元令與象乾俱至呼飲戍樓中不脫其佩刀與同卧酣寢象乾誓死報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至燮元策賊且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

沉舟斷橋嚴兵待象乾因自內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
州象乾遂以衆來歸城圍百二日而解初朝廷聞重慶
變卽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爲總兵官
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續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未
至而成都圍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餘惟重
慶爲樊龍等所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副使徐如
珂率兵繞出佛圖關後與良玉攻拔之崇明發卒數萬
來援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軍
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亦戰
死帝告廟受賀進君恩三官燮元所遣他將復建武長

寧獲僞丞相何若海瀘州亦旋復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撫李標已遣兵復之永寧人李忠臣嘗爲松潘副使家居陷賊以書約愈懋爲內應事覺合門遇害賊卽用其家僮給愈懋襲殺之并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當是時崇明未平而貴州安邦彥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彥以故得倡亂朝議錄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續共辦奢安二賊然兩督府分閫治軍川貴不

相應賊益得自恣三年變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
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
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良玉兵會
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軍營涼傘鋪盡
焚其營寅被二鎗遁樊虎亦中鎗死復追敗之橫山入
青崗坪抵城下拔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
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囤官軍
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囤撫定紅潦四十八
砦賊奔入舊蘭州城五月爲參將羅象乾所攻克崇明
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以

守初賊失永寧卽求救於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變元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搗龍場生禽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禎皆被創走錄功進變元右都御史時蜀中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任戰而土兵驕淫不肯盡力成都圍解不卽取重慶重慶復不卽搗永寧及永寧蘭州並下賊失巢穴又縱使遠竄大抵土官利養寇官軍效之賊得展轉爲計崇明父子方窘甚變元以蜀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旣拔拓地千里變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

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同駐蜀中遂靖而邦彥張甚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沒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師不協助議合兩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臯代撫四川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寧未行寅被殺乃已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寅旣死崇明年老

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乃遣參將楊明輝往撫燮元旋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先是貴州巡撫王城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陳用兵機宜請自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進白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旣宿重兵諸番交通之路絕然後貴陽遵義軍尅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夢得召還代以尚書張鶴鳴議遂寢鶴鳴未至明輝奉制書僅招撫安位不云赦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由此絕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崇禎元年六月復召燮元代

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錄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
指揮使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民不及五百家山谷
悉苗仲而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廣開
墾募勇敢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
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
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聞之分守陸廣鴨池
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
明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誘賊
至永寧乃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
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彥恃勇擬先破

永寧軍還拒諸將急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十萬於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賞久不行烏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遠弟邊爲夫負固不服變元乘兵威脅走邊遂復烏撒變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決變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烟焚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養鯢復遣人

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燮元與約
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
撫者首四開畢節等九驛位請如約率四十八日出降
燮元受之貴州亦靖遂上善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
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蠻苗遠聯滇
蜀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爲寇鴨池
安莊傍河可屯之士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贍鹽酪
芻茭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
孫請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勸帝報可初崇明邦彥
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燮元頗右黔將屢奏

於朝爲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燮元力求罷帝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繕亭障置游徼貴陽東北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彥被勦滅乃卽其地置開州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逮戍燮元遣兵臨之遂就撫龍場壩者隣大方邦彥以假崇明崇明旣滅總兵侯良柱欲設官屯守以自廣而安位謂己故地數舉兵爭

燮元不之禁會燮元劾良柱不職良柱亦訐燮元曲庇
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宗祥亦劾
燮元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邑衛爲欺罔帝以責燮
元燮元乃上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
水西已納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國賦若設官
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
運煩費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鬪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
端一開未易猝止非國家久遠計帝猶未許後勘其地
果如所議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廕錦衣指揮使一品
六年滿加左柱國再議平賊功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十

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燮元力
爭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諸蠻爭納土獻重器燮元乃
裂疆域衆建諸蠻復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
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
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
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
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
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
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
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

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
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
聚落日繁經界旣正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
确仰給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
以金則國幣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輕錫以土田於國
無損便四旣世其土各圖久遠爲子孫計反側不生便
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
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
耕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
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

伍便九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曰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燮元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貲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材犯法卽親愛必誅有功廝養不遺賞也馭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初官陝西時遇一老叟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燮元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

徐如珂字季鳴吳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主事謝廷讚疏請建儲帝怒盡貶刑曹官如珂降雲南布政司照磨累遷南京禮部郎中廣東嶺南道右參議暹羅貢使餽犀角象牙如珂不受天啟元年遷川東兵備副使擊殺奢崇明黨樊龍復重慶奉檄搗蘭州土城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勲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拔蘭州崇明父子竄水西去乃召如珂爲太僕少卿轉左通政魏忠賢逐楊漣如珂郊餞之忠賢銜甚遷光祿卿修公廨竣疏詞無所稱頌六年九月廷推南京

工部右侍郎遂削籍歸里三月治具飲客頃之卒崇禎初以原推起用死歲餘矣尋錄破賊功賜祭葬進秩一等官一子劉可訓澧州人萬曆中舉鄉試歷官刑部員外郎天啟元年恤刑四川會奢崇禎反圍成都可訓佐城守有功擢僉事監軍討賊崇禎走龍場壩可訓督諸將進勦功最多總督朱燮元彙奏文武將吏功盛推可訓乃遷威茂兵備參議崇禎元年改敘瀘副使仍監諸將軍二年與總兵侯良柱破賊十萬衆於五峰山斬崇明及安邦彥御史毛羽健言可訓將孤軍出入蠻烟瘴雨者多年初無守土責因奉命錄囚而乃見危授命解

圍成都奏捷永寧掃除蘭穴逆寅授首五路大戰十道
並攻皆抱病督軍誓死殉國畀以節鉞誰曰不宜帝頗
納其言未幾畿輔被兵可訓率師入衛三年五月恢復
遵化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督薊鎮邊務兵部
尙書梁廷棟囑私人沈敏於可訓敏遂交關爲奸利御
史水佳允劾可訓落職歸後敘四川平寇功復官世廕
錦衣千戶未及起用卒於家胡平表雲南臨安人萬曆
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天啟元年秋樊龍陷重慶平表
縋城下詣石砬上官秦良玉乞師號泣不食飲者五晝
夜良玉爲發兵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會擢新

鄭知縣燮元奏留之改重慶推官監軍兼副總兵盡護諸軍將戰數有功擢四川監軍僉事兼理屯田遷貴州右參議崇禎元年總督張鶴鳴言平表偏州小吏慷慨赴義復新都解成都圍連戰白市驛馬廟進據兩嶺俘斬無算奪二郎關禽賊帥黑蓬頭追降樊龍遂克重慶用六千人敗奢安二酋十萬兵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銜賜之專敕必能梟逆賊首獻闕下部議格不行乃進秩右參政分守貴寧道廕子錦衣世千戶久之擢貴州布政使四年大計坐不謹落職十三年督師楊嗣昌薦之詔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嗣昌卒乃罷歸盧安世

貴州赤水衛人萬曆四十年舉於鄉爲富順教諭天啟初奢崇明反遣賊逼取縣印署令棄城走安世收印率壯士擊斬賊無何賊數萬猝至安世單騎鬪手馘數人詣上官請兵復其城帝用大學士孫承宗言超擢僉事監軍討賊屢戰有功五年四月總督朱燮元上言自遵義五路進兵永寧破巢之後大小數百戰禽獲幾四萬人降賊將百三十四人招撫羣賊及土漢苗仲二十九萬三千二百餘人皆監司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及安世等功武將則林兆鼎秦翼明羅象乾土官則陳治安冉紹文悅先民等帝納之安世進貴州右參議遷四川

副使遵義監軍功復多崇禎初予世廕武職進右參政久之解官歸卒林兆鼎福建人天啟中爲四川參將積功至總兵官都督同知崇禎三年遣將討定番州苗連破十餘寨禽其魁四年遣將討湖廣苗黑酋攻拔二百餘寨加左都督召僉南京右府卒贈太子少保

李樸字長孺鄞人曾祖循義衡州知府祖生威鳳陽推官樸登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例轉廣東鹽法僉事歷山東參議陝西提學副使山東參政按察使四十七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者宣慰使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其母奢

社輝代領其事社輝永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邦彥遂
專兵柄會朝議徵西南兵援遼邦彥素桀黠欲乘以起
事詣檉請行檉諭止之邦彥歸益爲反謀檉累疏請增
兵益餉中朝方急遼事置不問會檉被劾乃六疏乞休
天啟元年始得請以王三善代而奢崇明已反重慶陷
遵義貴陽大震檉遂留視事時城中兵不及三千倉庫
空虛檉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雲南湖廣銀四萬有奇
募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而急遣總兵官張彥
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
元等援四川屢捷遂復遵義綏陽湄潭真安桐梓二年

二月或傳崇明陷成都邦彥遂挾安位反自稱羅甸王
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蠡起相應烏
撒土目安效良亦與通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
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邦彥陷其城明廷敗歿賊遂分
兵陷安順平壩效良亦西陷霑益而邦彥自統水西軍
及羅鬼苗仲數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
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
股陷龍里檮永安聞變亟議城守會藩臬守令咸入覲
而彥方鎮銅仁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
爲五令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

岳分禦四門檣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圍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賊至盡銳攻北城檣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檣永安烹彘雜斗米飯投飼雞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乃得施礮石夜絕死士燒其樓賊又作竹籠萬餘土壘之高踰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塚徧燒村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西數千里盡爲賊據初被圍彥方運清來救敗賊於新添

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乃縱之入城曰使耗汝糧城中
果大困川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擁兵不進檄永
安連疏告急詔旨督責之會彥方等出戰頻得利賊退
保澤溪乃遣裨將商士傑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添
二衛且乞援兵賊謂城必拔沿山列營柵隔內外間旬
日一來攻輒敗去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赴援遇
賊甕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
一龍白自強等殲焉援遂絕賊聞三善將進兵益日夜
攻擊長梯蟻附城幾陷者數矣檄奮臂一呼士卒雖委
頓皆強起斫賊賊皆顛踣死城下王三善屢被嚴旨乃

率師破重圍而進十二月七日抵貴陽城下圍始解檮
乃辭兵事解官去三善旣破賊我續無寸功乾沒軍資
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我續邯鄲人刑部尙書國
彥子其後夤緣魏忠賢起戶部侍郎進尙書名麗逆案
云方官廩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覈草木敗革
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彥方運清部
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檮盡焚書籍冠服預戒家
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縋城中戶十萬圍困三百日僅
存者千餘人孤城卒定皆檮及永安錫元功熹宗用都
御史鄒元標言進檮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元

右參政及圍解當再敘功御史蔣允儀言安位襲職時
檣索其金盆致啟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覈未報御史
張應辰力頌檣功恂覈上亦白其誣帝責允儀初永安
遣運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懼其不濟欲出城督之錫
元疑永安有去志以容檣檣止永安及錫元當絕食時
議發兵護檣永安出城身留死守永安亦疑錫元而運
清因交搆其間三人遂相失永安詆錫元議留身守城
欲輸城於賊檣亦與謀兩人上章辨吏部尙書趙南星
左都御史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當不
次大用檣已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參政當更優敘詔

可之然檣竟不召錫元亦無他擢二人並還里獨永安
在朝連擢太常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
侍郎總督三邊檣及諸將吏功迄不敘六年秋御史田
景新頌檣功不納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再以金盆
事劾檣帝召咨廷臣獨御史毛羽健爲檣解吏部尙書
王永光等議如羽健言給事中余昌祚詆羽健曲庇帝
下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覈羽健乃上疏曰安奢世爲
婚姻同謀已久奢寅寇蜀邦彥卽寇黔何用激變當貴
陽告急正廣寧新破之日舉朝皇皇已置不問後知檣
不死孤城尙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則圍已十月安奢

初發難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圖貴陽爲窟西取雲南東擾偏沅荆襄非檣扼其衝東南盡塗炭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載躋卿貳督師三邊檣則投閒林壑又以永安謗書爲檣罪案金盆之說發自允儀當年已自承風聞何至今猶執爲實事貴州人亦爭爲檣頌冤變元乃偕巡按御史趙洪範交章雪其枉檣事始白九年冬敘守城功進一秩賚銀幣久之卒於家錫元長洲人崇禎中任寧夏參政永安武定人共檣城守功多以在邊時建魏忠賢祠後爲御史甯光先論罷不爲人所重云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荊州推

官入爲吏部主事齊楚浙三黨抨擊李三才三善自請
單騎行勘遂爲其黨所推歷考功文選郎中進太常少
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燾巡撫貴州時
奢崇明已陷重慶明年二月安邦彥亦反圍貴陽燾及
巡按御史永安連章告急趣三善馳援三善始駐沅
州調集兵食已次鎮遠再次平越去貴陽百八十里方
遣知府朱家民乞兵四川兵未至不敢進疏請便宜從
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委任帝悉報可至十二月朔知
貴陽圍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
死敵乎乃分兵爲三副使何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

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爲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當賊鋒舟次新安抵龍頭營超前鋒遇賊衆欲退斬二人乃定賊酋阿成驍勇超率步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三善等大軍亦至遂奪龍里城諸將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策馬先邦彥疑三善有衆數十萬乃潛遁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兵畢節舖元模明楷連敗賊其渠安邦俊中礮死生獲邦彥弟阿倫遂抵貴陽城下賊解圍去檣永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我不可卽安營於南門外明日

破賊澤溪賊走渡陸廣河居數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至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糧於敵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搗安位巢以世賞監之總兵官張彥方渡鴨池搗邦彥巢以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尅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方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崇明效良兵誘官軍深入三年正月超渡陸廣賊薄之獨山土官蒙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殲焉賊遂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弘化先逃諸

營盡潰彥方退保威清惟補袞軍獨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蠡起土酋何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斷定番餉道令宋萬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遊擊祁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賊百五十砦建中亦燔賊四十八莊龍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繼祖搗楚漢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薄而攻之賊溺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詐降三善佯許而令諸將捲甲趨之萬化倉皇出戰被禽邦彥爲奪氣羣苗復效順三善給黃幟令樹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增兵守鴨

池陸廣諸要害時崇明父子屢敗邦彥救之爲川師敗走總理魯欽等勦禽中尉彥方亦追賊鴨池而賊復乘間陷普安總督楊述中駐沅州畏賊朝命屢趣始移鎮遠議與三善左三善屢求退不許會崇明爲川師所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羣議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乃柵漆山日遣遊騎掠樵採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戟冠肩輿張蓋自督陣語將士曰戰不

捷此卽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磨左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師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先所陷將楊明楷乃得還位窘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於邦彥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滅賊以餉乏辭三善屯大方久食盡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退師四年正月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歿官

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
陳其愚者賊心腹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
虛實賊無不知至是遇賊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
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羣賊擁之
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
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
書於外被殺三善倜儻負氣多權畧家中州好交四方
奇士俠客後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曰吾方
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閱之徒亂人意其堅
決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竟敗先以解圍功加兵部

右侍郎旣歿巡按御史陸獻明請優卹所司格不行崇禎改元贈兵部尙書世廕錦衣僉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敘解圍功贈太子少保大方之役御史貴陽徐卿伯上言邦彥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蠡苗不足平不知澤溪以西渡陸廣河皆烏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岳具仰延安人舉於鄉歷瀘州知州戶部郎中貴州亂朝議具仰知兵用爲監軍副使內莊之敗監軍四人其三得脫還惟具仰竟死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啟二年甫

釋褐憤邦彥反疏請賈勅宣諭廷議壯之卽擢職方主
事賊方圍貴陽景猷單騎往曉以禍福令釋兵歸朝邦
彥不聽欲屈景猷日陳寶玩以誘之不爲動賊乃留景
猷遣其徒恐以危禍景猷怒拔刀擊之其人走免羈賊
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贈光祿卿景猷太常少卿並錄
其一子楊明楷者銅仁烏羅司人內莊之敗明楷爲中
軍免死後從魯欽討長田賊功最終副總兵朱家民字
同人曲靖人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爲涪州知州天啟
二年官貴陽知府奉 善命乞援兵於四川又借河南
兵共解其圍乃撫傷殘招流移寬徭賦遠邇悅服丁父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三
憂奪情擢安普監軍副使加右參政崇禎時就遷按察使左布政以平寇功加俸一級久之致仕歸卒自邦彥始亂雲貴諸土酋盡反攻陷安南等上六衛雲南路斷其後路雖通羣苗猶出沒爲患家民率參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外阿野魯頗諸砦於是相度盤江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築石城五宿兵衛民又於其間築六城解舍廬井畢備羣苗惕息行旅晏然盤江居雲貴交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湍激迅悍舟濟者多陷溺家民倣瀾滄橋制冶鐵爲紐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岸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遷湖廣參政分守湖北進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歸光宗立起故官遷山西左布政使天啟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歲大旱布衣素冠自繫於獄遂大雨奢崇明安邦彥反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歿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之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尙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遣總理魯欽等救凱里斬賊衆五百餘賊圍普定遣參將尹伸副使楊世賞救却

之搗其巢斬首千二百級發兵通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欽與總兵黃鉞等復破賊於汪家沖蔣義寨斬首二千二百長驅織金織金者邦彥巢也緣道皆重關疊隘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攀籐穿竇而入賊戰敗遁深箐斬首復千級窮搜不得邦彥乃班師是役也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復一以隣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抵烏撒犄角平賊帝悉可之因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隣貴州者聽復一節制五年正月欽等旋師渡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時復一爲

總督而朱燮元亦以尙書督四川湖廣陝西諸軍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欽等深入四川雲南兵皆不至復一自劾因論事權不一故敗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爲言廷議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專督五路師御史楊維垣獨言燮元不可易帝從之解復一任聽勘而以王璉爲右僉都御史代撫貴州復一候代仍拮据兵事與宗龍計勦破烏栗螺蝦長田及兩江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賊黨安效良首助邦彥陷霑益雲南巡撫沈儼爝遣兵討之未定遷侍郎去代者閔洪學招撫之亦未定及是見雲南出師懼約邦彥犯曲靖尋甸復一遣許

成名往援賊望風遁又遣劉超等討平越苗阿秩等破百七十砦斬級二千三百有奇至十月復一卒於平越軍中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諡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負大節旣歿橐無遺貲城旣至見邦彥不易平欲解去夤緣魏黨李魯生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崇禎初被劾歸流賊陷應城遇害沈儼烝字叔永歸安人父子木官南京右都御史儼烝登萬曆十七年進士歷河南左布政使入爲光祿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神宗末詔增歲貢黃金二千儼烝疏爭會光宗立如其請雲龍州土舍段進志掠永

昌大理傲炆討禽之安邦彥反諸土目並起安效良陷
霑益李賢陷平夷祿千鍾犯尋甸嵩明張世臣攻武定
邦彥女弟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傲炆起故參將雲南
人袁善令率守備金爲貴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大破
之賊轉寇尋甸復大敗去乃請復善故官與諸將分討
賊數有功會傲炆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者閔洪學
至乃以兵事委之去後拜南京工部尙書爲魏忠賢黨
石三畏所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卒於家子允培禮
科都給事中洪學旣至亦任用袁善賊陷普安圍安南
善攻破之通上六衛道王三善之歿六衛復梗善護御

史傳宗龍赴黔道復通已而敗安效良於霑益又敗賊於炎方馬龍七年御史朱泰禎核上武定嵩明尋甸破賊功大小百三十三戰斬四千六百餘級請宣捷告廟從之魏忠賢等並進秩廕子善加都督同知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崇禎初卒官周鴻圖字子固卽墨人起家歲貢生知宿遷縣以侯恂薦遷貴陽同知監紀軍事積軍功至知府會勻哈叛苗與邦彥相倚爲亂天啟六年春巡撫王瑊及御史傅宗龍使監胡從儀及都司張雲鵬軍分道搜山所向摧破會聞魯欽敗賊復趨龍場助邦彥已而邦彥屢敗賊返故巢鴻圖從儀等攻之破焚一

百餘寨斬首千二百餘級鴻圖擢副使分巡新鎮道從儀進副總兵當是時鴻圖駐平越轄下六衛參議段伯烝駐安莊轄上六衛千餘里間奸宄屏息兩人力也鴻圖終陝西參政伯烝雲南晉寧人由鄉舉爲鎮寧知州力拒安邦彥超擢僉事分巡鎮寧邦彥寇普定偕從儀擊破之由此擢參議胡從儀山西人天啟四年以遊擊援普定功多旣而破賊長田以參將討平勻哈後又與諸將平老蟲添崇禎三年討平苗賊汪狂抱角召爲保定總兵官卒於京邸贈都督僉事黔人愛之爲立眞將軍碑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
贊曰奢安之亂竊發於蜀蔓延於黔勞師者幾十載燮
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開屯設衛不亟亟焉郡縣其
地以蹈三善之履轍而西南由茲永寧庶幾可方趙營
平之制羌韋南康之鎮蜀者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孫承宗

子鈐等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牆壁始爲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阨塞用是曉暢邊事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進中允挺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諮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

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應天鄉試，發策著其語，撻黨人忌將以大計出諸外學士。劉一燝保持乃得免。歷諭德洗馬。熹宗卽位，以左庶子充日講官。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天啟元年進少詹事。時瀋遼相繼失舉，朝洶洶。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尚書崔景榮，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爲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二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未幾。

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熊廷弼與俱入關，兵部

尙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邊帝亦急東事遂拜承宗兵部
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越數日命以閣臣掌部
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
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畧備邊而
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
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
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
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
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修薊鎮
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納焉時邊警屢告閣部大

臣幸旦暮無事而言路日益紛呶承宗乃請下廷弼於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骯髒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聳然而側目怨咨者亦衆矣兵部尙書王在晉代廷弼經畧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恚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

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卽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

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曰閤堂與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閤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持不可主守中前所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皆附和之初化貞等旣逃自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還朝言

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
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
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
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
用之版築曷若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當
寧遠衝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
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卽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
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
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其他制置軍事
又十餘疏帝嘉納無何御講筵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

乃改南京兵部尙書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築城之議遂熄在晉旣去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而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遣賜尙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旣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榮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

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屯爲兵應乾所募遼卒出戍寧遠咨朝鮮使助聲援犒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島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進取而中朝意方急遼弗許也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之以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爲世龍請尙方劍帝皆可之世龍旣受事承宗爲築壇拜行授鉞禮率教已守前屯盡

驅哈喇慎諸部撫場猶在八里舖象乾議開水關撫之
關內承宗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時

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入居之插漢部以告有孚有
孚謀挾西部乘間殲之冒恢復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殺
我人者致罰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餘人帝好察邊情
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
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內庫
神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金
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承宗蟒服
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

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鳴泰之爲巡撫也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而以張鳳翼代鳳翼怯復主守關議承宗不悅乃復出關巡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興工崇煥滿桂守之先是虎部竊出盜掠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教謝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採木爲西部朗

素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
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
乾以憂去承宗患主款者撓己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
設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
命止總督推而鳳翼謂置己死地也因大恨與其鄉人
雲翼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爲薊撫岳
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崇煥構陷乃共爲浮言撓出關
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
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旣辨我促敵二
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

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卽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決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悞天下也復爲世龍辯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爲廣寧理餉同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爲廣寧道僉事專撫插漢乾沒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鳳翼亦以憂

歸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裁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以困之廷議不可而止時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昇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初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

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襪佐以金幣當是時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帝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公立齏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爲心動令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

宿夜啟禁門召兵部尙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闔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旨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尙書崔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世祿副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

八萬而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敗死者
四百餘人語詳世龍傳於是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
疏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屢加左柱
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祿大夫
廕子中書舍人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部尙書
高第代爲經畧無何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不設初第力
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第深憾明年寧
遠被圍乃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
承宗告戶部曰第初莅關嘗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
給五萬人餉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

夢環巡關欲傳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
前後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
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
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
入十五萬後敘寧遠功蔭子錦衣世千戶莊烈帝卽位
在晉入爲兵部尙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
惑樞輔壞關事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二年
十月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宗
詔以原官兼兵部尙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

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奏臣聞袁宗煥駐薊州
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
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
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
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
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
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
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
卽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
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

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遼東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衛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

厚賞城上人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搗朶顏然後束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旣戮又將以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

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當潰兵出關關城被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今敵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屨而上也乃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使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均有所事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人援令遊擊祖可法等率騎兵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

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卽
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時
我

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
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力
戰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
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
達京師始知關城尙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
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

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復世龍請先復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矣議既定乃令東西諸營並進親詣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壽及張春邱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尤世祿吳自勉楊麒

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尙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復帝爲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力辭太傅不受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朶顏束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冊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特遣中書齎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

關復西巡徧閱三協十二路而返條上東西邊政八事
帝咸採納五月以考滿詔加太傅兼食尙書俸廕尙寶
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初右屯大凌河
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
毀至是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
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
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

大清兵大至圍數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宋偉往
救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
十月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城復被毀

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也交章論永嘉及承宗承宗復連
疏引疾十一月得請賜銀幣乘傳歸言者追論其喪師
辱國奪官閒住并奪寧遠世廕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
事而極言永嘉軍謀牴牾之失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
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年我

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
拒守

大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
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
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尙寶永鑰官生鉢生員鈴鎬

從子鍊及孫之沆之滂之潁之洁之瀍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卹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諡文忠

贊曰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筲後先齟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呶亟行翦除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爲而爲者夫

明史卷二百五十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總裁富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奎等奉

敕修

李

標

李國楷周道登

劉鴻訓

錢龍錫

錢士升士晉

成基命

何如寵

兄如申

錢象坤

徐光啟

鄭以偉林鈺

文震孟

周炳謨

蔣德璟

黃景昉

方岳貢

邱瑜

瑜子之陶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泰昌時累遷少詹事天啟中擢拜禮部右侍郎協

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黨人忌之列名東林同志錄中標懼禍引疾歸莊烈帝嗣位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未幾李國樞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爲首輔帝銳意圖治恒召大臣面決庶政宣府巡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廠衛奚爲者標對曰事固宜慎養冲以爲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帝默然同官劉鴻訓以增敕事爲御史吳玉所糾帝欲寘鴻訓於法標力辯其納賄之誣溫體仁訐錢謙益

引已結浙闡事爲詞給事中章允儒廷駁之帝怒并謙益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標言陛下處分謙益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下念謙益事經恩詔姑令回籍於允儒仍許自新而式耜等槩從薄罰諸臣安體仁亦安帝不從自是深疑朝臣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韓爌還朝標讓爲首輔尋與爌等定逆案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爲首輔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是與標並相者六人宗道景辰以附璫斥鴻訓以增敕成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遂五疏乞休至三月得

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諡文節李國楷字元治高陽人
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詹事天啟六年七
月超擢禮部尚書入閣釋褐十四年卽登宰輔魏忠賢
以同鄉故援之也然國楷每持正論劉志選劾張國紀
以撼中宮國楷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
乎國紀乃得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陽令唐紹堯繫獄
皆力爲保全崇禎初以登極恩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國子監生胡煥猷劾國
楷等褫衣冠國楷薦復之時人稱爲長厚元年五月得
請歸里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贈太保諡文敏宗道景

辰事見黃立極傳中周道登吳江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歷遷少詹事天啟時爲禮部左侍郎頗有所爭執以病歸五年秋廷推禮部尚書魏忠賢削其籍崇禎初與李標等同入閣道登無學術奏對鄙淺傳以爲笑御史田時震劉士禎王道直吳之仁任贊化給事中閭可陞交劾之悉下廷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道登黨護樞臣王在晉及宗生朱統鈔鄉人陳于鼎館選事俱有實跡乃罷歸閱五年而卒

劉鴻訓字默承長山人父一相由進士歷南京吏科給事中追論故相張居正事執政忌之出爲隴右僉事終

陝西副使萬曆四十一年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編修
神光二宗相繼崩頒詔朝鮮甫入境遼陽陷朝鮮爲造
二洋舶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舶重而壞跳淺沙入小
舟飄泊三日夜僅得達登州報命遭母喪服闋進右中
允轉左諭德父喪歸天啟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賢
斥爲民莊烈帝卽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遣行人召之三辭不允崇禎元年四月還朝當是
時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之諸執
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爲別白鴻訓至毅然主持斥
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徐紹吉

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勛
史堇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
安也弘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
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
錦衣僉事張道濬亦許攻鴻訓鴻訓奏辯給事中顏繼
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
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弘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
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
弘勛贓私且言弘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
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

繼春大鉞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燬要典以
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史莖復佐捷
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七月以四川賊平
加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
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
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關門
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
不測恩由是失帝指至九月而有改敕書之事舊例督
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
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賄改之

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藁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十月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

等逡巡未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辯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竝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閻可陞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未確難懸坐帝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竝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覺斯鼎延道直玉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

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
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七年
五月卒戍所福王時復官

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庶
吉士授編修屢遷少詹事天啓四年擢禮部右侍郎協
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賢削籍莊
烈帝卽位以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皆忠
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倣古枚卜典
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
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周道登

劉鴻訓竝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六月龍錫入朝立極等四人俱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標爲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尋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恐難委信海寇犯中左所總兵官俞咨臯棄城遁罪當誅帝欲并罪巡撫朱一馮龍錫言一馮所駐遠非棄城者比罷職已足蔽辜瑞王出封漢中請食川鹽龍錫言漢中食晉鹽而瑞藩獨用川鹽恐奸徒借名私販莫敢譏察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生採事蹟於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

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烏撒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帝悉從之明年帝以漕船違禁越關欲復設漕運總兵官龍錫言久裁而復宜集廷臣議得失事竟止廷議汰冗官帝謂學官尤冗龍錫言學官舊用歲貢生近因舉人乞恩選貢纂修占缺者多歲貢積至二千六百有奇皓首以歿良可憫且祖宗設官於此稍寬者以師儒造士需老成故也帝亦納之言官鄒毓祚韓一良章允儒劉斯球獲譴竝爲申救御

史高捷史堇旣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
大恨逆案之定半爲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
煥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
復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確臣以是得奉行無
失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卽當宁
不以爲罪也其冬十二月

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煥戰不力執下獄而捷堇已爲
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爲龍錫罪且言祖大
壽師潰而東由龍錫所挑激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
龍錫奏辯言崇煥陞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

恐不勝任及崇煥以五年復遼自詭往詢方畧崇煥云
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易
易耳迨崇煥突誅文龍疏有臣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
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朋
謀罪又辯挑激大壽之誣請賜罷黜帝慰諭之龍錫卽
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遂放歸時
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煥獄至三年八月莖復上疏言龍
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爲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
賣國欺君其罪莫追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
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內

具獄於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帝召諸臣於平臺寘崇煥重辟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羣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辯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且

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
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
貶秩調外而帝意寢解矣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
台等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詔所司再讞乃
釋獄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
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復官歸里未幾
卒年六十有八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
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啟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
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璫禍及江西同年生
萬燝杖死追贓皆力爲營護破產助之以是爲東林所

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卽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疏陳戶口流亡之狀甚悉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賊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囂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

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溫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自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闈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璉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凡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

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
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
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
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
搖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璉已下法司提問
帝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前疏謂四
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卽許之士升初入閣體仁
頗援之體仁推轂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爲助文震孟被
擠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至是乃以讜言去位弟士晉
萬曆中由進士除刑部主事恤刑畿輔平反者千百人

崇禎時以山東右布政擢雲南巡撫築師宗新化六城
濬金針白沙等河平土官岑儂兩姓之亂頗著勞績已
而經歷吳鰐化訐其營賄體仁卽擬嚴旨且屬同官林
釭弗洩欲因弟以逐其兄命下而士晉已卒事乃已士
升國變後七年乃卒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避宣宗諱以字行萬曆三十
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司經局洗馬署國子監司業事
天啟元年疏請幸學不先白政府執政者不悅令以原
官還局遂請告歸尋起少詹事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太
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賢以基命爲楊

漣同門生落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師戒嚴基命請召還舊輔孫承宗省一切浮議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竝可之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庶吉士金聲薦僧申甫爲將帝令基命閱其所部兵極言不可用後果一戰而敗袁崇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慄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卽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卽擁衆東潰帝憂之甚基命曰令崇煥作手札招之當歸命也時兵事孔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及戒嚴召對

文華殿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
譬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
猛何謂紛更其後溫體仁益導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亂
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脫袁崇煥罪故
乞愼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韓爌李標相繼去
基命遂爲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以恢復
永平敘功竝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至六月溫體仁吳
宗達入延儒體仁最爲帝所眷比而傾基命基命遂不
安其位矣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錦衣張
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辯

曰澄源謂臣當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說祖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先是四城未復兵部尚書梁廷棟銜總理馬世龍將更置之以撼樞輔承宗基命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相繼下吏竝爲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私書事將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立法真死罪猶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

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礮炸下獄擬戍帝猶以爲輕亦以基命言得如擬爲首輔者數月帝欲委政延儒遂爲其黨所逐八年卒於家贈少保諡文穆

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鰲知棲霞縣有德於民如寵登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遷國子監祭酒天啟時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起爲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爲部所稽自萬曆末至是積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名者用如寵請

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大學士劉鴻訓以增敕事帝怒不測如寵力爲剖析得免死戍邊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啟內釁帝召問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卽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辭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觀通鑑察古今理亂忠佞語甚切六年延儒罷政

體仁當爲首輔而延儒憾體仁排已謀起如寵以抑之
如寵畏體仁六疏辭體仁遂爲首輔如寵性孝友母年
九十色養不衰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
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諡文端兄如申與如寵同
舉進士官戶部郎中督餉遼東有清操軍士請復留二
載終浙江右布政使錢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曆二十
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進諭德轉庶子泰昌改元
官少詹事直講筵講畢見中官王安與執政議事卽趨
出安使人延之堅不入天啟中給事中論織造語侵中
貴詔予杖閣臣救不得象坤語葉向高講筵面奏之乃

免時行立枷法慘甚象坤白之帝多所寬釋再遷禮部
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四年七月向高辭位御史黃公輔
慮象坤柄政請留向高詆象坤甚力象坤遂辭去六年
廷推南京禮部尚書魏忠賢私人指爲繆昌期黨落職
閒住崇禎元年召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冬都
城被兵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覘知
遂與何如寵竝相明年溫體仁入象坤其門生讓而居
其下累加少保進武英殿象坤在翰林與龍錫謙益士
升竝負物望有四錢之目及體仁相無附和跡四年御
史水佳允連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卽奏辯

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延儒以
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
疾去廷棟落職給事中吳執御傳朝佑稱象坤難進易
退不當以門生累不聽家居十年無病而卒贈太保諡
文貞廕一子中書舍人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
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
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
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
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

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啟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幾熹宗卽位光啟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旣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啟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復移疾歸天啟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啟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

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曆法光啟爲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竝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鄭以偉字子

器上饒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遷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禮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光宗祔廟當祧憲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當入廟請祧奉玉芝宮以偉不可而止論者卒是文衡尋以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四年以偉直講筵與璫忤上疏告歸崇禎二年召拜禮部尚書久之與光啟竝相再辭不允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富於萬卷窘於數行乃爲後進所藐章疏中有何况二字悞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爲帝輕遂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而閣臣不專用翰林

矣以偉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贈太子太保御史
言光啟以偉相繼沒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卹以媿
貪墨者帝納之乃諡光啟文定以偉文恪其後二年同
安林釭爲大學士未半歲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諡文
穆釭字實甫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三人授編修天啟
時任國子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太學旁
具簿醵金強釭爲倡釭援筆塗抹卽夕挂冠櫛星門徑
歸忠賢矯旨削其籍崇禎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禮部
侍郎入閣有謹愿誠恪之稱久之帝念光啟博學強識
索其家遺書子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

刊布加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時魏忠賢漸用事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於是冬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

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
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
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駑行豸繡
橫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
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
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
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
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
爲且陛下旣與草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
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

安之習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疏入忠賢屏不卽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鄮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

爲妖言波及震孟與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鄮竝斥爲
民崇禎元年以侍讀召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輔
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
復震孟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報震孟尋進左諭德
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
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
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思
辯雪永光爲六卿长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
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
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

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光辯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繫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卽降旨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眞講官旣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

歸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
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
艱晚及妖書挺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盜柄御
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
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
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八年正月賊犯鳳陽皇陵震
孟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
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
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
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

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然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爲體仁所忌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體仁方在告七月帝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

掌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震孟旣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拂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

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卽有旨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歸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亦卒廷臣請卹不允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諡文肅二子秉乘乘遭國變死於難周炳謨字仲覲無錫人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仕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恪炳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當重修光宗實錄時炳謨已先卒崇禎

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

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父光彥江西副使德璟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由侍讀歷遷少詹事條奏救荒事宜尋擢禮部右侍郎時議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奪而足食莫如貴粟北平山陝江北諸處宜聽民開墾及課種桑棗修農田水利府縣官考滿以是爲殿最至常平義倉歲輸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議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爲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不從十五年二月耕

藉禮成請召還原任侍郎陳子壯祭酒倪元璐等帝皆錄用六月廷推閣臣首德璟入對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曷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如拯百姓近加遼餉十萬練餉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頷之首輔周延儒嘗薦德璟淵博可備顧問文體華贍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黃景昉吳甡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延儒甡各樹門戶德璟無所比性鯁直黃道周召用劉宗周免

罪德璟之力居多開封久被圍自請馳督諸將戰優詔
不允明年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
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
御覽簡明冊帝深嘉之諸邊士馬報戶部者浮兵部過
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至數十百萬一聽
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薊遼歲米豆三百萬惟倉場督臣
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覈德璟語部臣合部運
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爲計畫餉額可足而加派之餉
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釐也一日召
對帝語及練兵德璟曰會典高皇帝敎練軍士一以弓

弩刀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旂補役以鎗勝負爲升降凡武弁比試必騎射精嫻方准襲替此練將法豈至今方設兵帝爲悚然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銀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遼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兵反少於往時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部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今皆虛冒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願憲章二祖修

復舊制帝是之而不果行十七年戶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鼐永贊行之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一人應者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後竟獲免先以軍儲不足歲僉畿輔山東河南富戶給值令買米豆輸天津多至百萬民大擾德璟因召對面陳其害帝卽令擬諭罷之二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羣臣會議以二十二日奏聞都御史李邦華密疏云輔臣知而不敢言翼

日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詹事項煜東宮南遷議對帝取視默然德璟從旁力贊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詰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

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
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
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并爲一州縣追比仍
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辯諸輔臣爲申救尚
書倪元璐以鈔餉乃戶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
璟具疏引罪帝雖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
位給事中汪惟劾檢討傅鼎銓等交章乞留不聽德璟
聞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已卽辭朝移寓外城賊
至得亡去福王立於南京召入閣自陳三罪固辭明年
唐王立於福州與何吾騶黃景昉竝召又明年以足疾

辭歸九月王事敗而德璟適病篤遂以是月卒黃景昉字太穉亦晉江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庶子直日講崇禎十一年帝御經筵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預清華選又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久繫獄退復上章論之三俊旋獲釋勇等亦俱改官景昉尋進少詹事嘗召對言近撤還監視中官高起潛關外輒聞警報疑此中有隱情臣家海濱見沿海將吏每遇調發卽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而推其情自見帝領之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時庶常停選已久景昉

具疏請復又請召還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不報
十五年六月召對稱旨與蔣德璟吳甦並相明年並加
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
員帝欲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副都御史惠世
揚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揭爭帝不悅遂連疏
引歸唐王時召入直未幾復告歸國變後家居十數年
始卒

方岳貢字四長穀城人天啟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
郎中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並以廉謹聞崇禎元年出
爲松江知府海濱多盜捕得輒杖殺之郡東南臨大海

颶潮衝擊時爲民患築石堤二十里許遂爲永利郡漕京師數十萬石而諸倉乃相距五里爲築城垣護之名曰倉城他救荒助役修學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矣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陞彥下吏素有郤因言岳貢嘗餽國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寃巡撫黃希亦白其誣下法司讞奏一日帝晏見輔臣問有一知府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蔣德璟以岳貢對帝曰今安在德璟復以陞彥株連對帝頷之法司讞上言行賄無實跡宜復官帝獎其清執報可無何給事中方士亮薦岳貢及蘇州知府陳洪謐乃擢山東副使兼右參

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監司五人岳貢與焉帝趣使入對見於平臺問爲政何先對曰欲天下治平在擇守令察守令賢否在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巡方察巡方賢否在總憲總憲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日晡乃出越六日卽超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帝適以事詰吏部尚書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糾駁岳貢曰何不卽題參深合帝意翼日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時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岳貢本吏材及爲相務勾檢簿書請覈赦前舊賦意主

搜括聲名甚損十七年二月命以戶兵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李自成陷京師岳貢及邱瑜被執幽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素廉貧無以應拷掠備至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爲代輸千金四月朔日與瑜竝釋十二日賊旣殺陳演等令監守者并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縵二人竝縊死邱瑜宜城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屢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上卹難宗擇才吏旌死節停催征蘇郵困禁勞役六事帝採納焉歷禮部左右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

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同范景文入閣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旣而被害瑜子之陶年少有幹畧李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罵賊而死之陶被獲用爲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爲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已

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之

贊曰莊烈帝在位僅十七年輔相至五十餘人其克保令名者數人而已若標等是也基命能推轂舊輔以定危難震孟以風節顯德璟諳悉舊章以陸喜之論薛瑩者觀之所謂侃然體國執正不懼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乎至於扶危定傾殆非易言也嗚呼國步方艱人材亦與俱盡其所由來者漸矣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嗣昌

吳 姓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改除杭州府教授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累進戶部郎中天啟初引疾歸崇禎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參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關飭兵備父鶴總督陝西被逮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五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諸處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於東林侍郎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

廣西其鄉人爲訟寃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自是與東林郃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中原饑羣盜蜂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疏陳邊事多所規畫帝異其才以父憂去復遭繼母喪九年秋兵部尙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卽家起嗣昌三疏辭不許明年三月抵京召對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爲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議

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
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
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
賊所向專征討福建巡撫熊文燦者討海賊有功大言
自詭足辦賊嗣昌聞而善之會總督洪承疇王家楨分
駐陝西河南家楨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薦文燦代之
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
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
爲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
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

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爲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尋議諸州縣練壯丁捍本土詔撫按飭行賊攻浙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譟而歸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故總兵張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嗣昌旣建四正六隅之說欲專委重文燦文燦顧主撫議與前策

牴牾帝譙讓文燦嗣昌亦心望旣已任之則曲爲之解
乃上疏曰綱張十面必以河南陝西爲殺賊之地然陝
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絕法當驅關東賊不
使合而使陝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
斷亳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陝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
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
若關中大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
期三月盡諸劇寇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
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
將以下悉以尚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尅

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爲滅賊之期帝可其奏是時賊大入四川朝士尤洪承疇縱賊嗣昌因言於帝曰熊文燦在事三月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爲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文燦既主撫議所加餉天子遣一侍郎督之本藉以勦賊文燦悉以資撫帝既不復詰廷臣亦莫言之至明年三月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罪薦人自代帝不許而命察行間功罪乃上疏曰洪承疇專辦秦賊賊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

廣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
罪諸巡撫則河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
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
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無功過鳳陽
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
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西虎大威山東倪寵
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
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逮因軍民愛戴請削宮保尙
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賊
踰期并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

悉從之嗣昌旣終右文燦而文燦實不知兵旣降國能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是月帝御經筵畢嗣昌奏對有善戰服上刑等語帝怫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兵爭比小醜跳梁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法奈何爲是言嗣昌慚當是時流賊旣大熾朝廷又有東顧憂嗣昌復陰主互市策適太陰掩熒惑帝減膳修省嗣昌則歷引漢永平唐元和宋太平興國事蓋爲互市地云給事中何楷疏駁之給事中錢增御史林蘭友相繼論列帝不問六月改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

掌兵部事嗣昌旣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黃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繼之帝怒並鐫三級留翰林刑部主事張若麒上疏醜詆道周遂鐫道周六級并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尙書范景文等言之亦獲譴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我

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薊遼保定總督吳阿衡方醉不能軍敗死京城戒嚴召盧象昇帥師入衛象昇主戰嗣昌與監督中官高起潛主款議不合交惡編修楊廷麟劾嗣昌誤國嗣昌怒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而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 五
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畧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云象昇旣陣亡嗣昌亦貶三秩戴罪視事十二年正月濟南告陷德王被執遊騎北抵兗州二月

大清兵北旋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已已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嗣昌旣

有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未幾以敘功復之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獄死復論大辟九年張鳳翼出督師服毒死猶削籍及是亡七十餘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乃薦四川巡撫傅宗龍自代帝命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中官則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巡撫則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總兵則薊鎮吳國俊陳國威山東倪寵援勦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

十六人同日棄市而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譁當戒嚴時廷臣多請練邊兵嗣昌因定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

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
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
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四人於是大名廣平順
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間各一人薊遼總督下增監軍
三人議上帝悉從之嗣昌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
民流餉絀未嘗有實也帝又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
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
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
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
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

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於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爲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鉅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

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爲盜矣五月熊文燦所撫賊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八月傅宗龍抵京嗣昌解部務還內閣未幾羅猱山敗書聞帝大驚詔逮文燦特旨命嗣昌督師賜尙方劍以便宜誅賞九月朔召見平臺嗣昌曰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啟行軍資甲仗望敕所司遄發帝悅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翊日賜白金百大紅紵絲四表裏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悉報可四日召見賜宴手觴三爵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越二日陞辭賜膳二十九日

抵襄陽入文燦軍文燦就逮嗣昌猶爲疏辯云十月朔
嗣昌大誓三軍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巡撫方孔炤總
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賊賀一龍等掠葉圍沈邱
焚項城之郛寇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京軍踰山行
九十里及其巢先驅射賊殪絳袍而馳者二人追奔四
十里斬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稱詔頒賜十一月興世王
王國寧以衆千人來歸受之於襄陽處其妻子樊城表
良玉平賊將軍諸將積驕玩無鬪志獻忠羅汝才惠登
相等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掠南漳穀城房竹山竹谿
嗣昌鞭刁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大白以徇檄巡撫方孔

炤遣楊世恩羅萬邦勦汝才登相全軍覆於香油坪嗣
昌劾逮孔炤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
當是時李自成潛伏陝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
漢東嗣昌專勦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
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來降獻忠走入川良玉
追之嗣昌牒令還良玉不從二月七日與陝西副將賀
人龍李國奇夾擊獻忠於瑪瑙山大破之斬馘三千六
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算其黨掃地王曹威等授首十
反王楊友賢率衆降是月也帝念嗣昌發銀萬兩犒師
賜斗牛衣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瑪瑙山之

捷至大悅再發銀五萬幣帛千犒師論功加太子少保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敗賊水石壩獲其軍師四川將張令方國安敗之千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敗之寒溪寺鹽井川陝湖廣諸將畢集復連敗之黃陂木瓜溪軍聲大振汝才登相求撫獻忠持之斂兵南漳遠安間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爲川中患獻忠遁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圍而不攻賊得收散亡由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羣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帝念嗣昌行間勞苦賜敕發賞功銀萬賜鞍馬二罷鄖陽撫治王鰲永詔廢

將猛如虎軍前立功黃得功宋紀大破賊商城賀一龍
五大部降而復叛鄭嘉棟賀人龍大破汝才登相開縣
汝才偕小秦王東奔登相越開縣而西自是二賊始分
當是時諸部土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
兵之在荊門雲南兵之在簡坪湖廣兵之在馬蝗坡者
久屯思歸夜亡多關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陝西竇
開遠河南李際遇爲之魁饑民從之所在告警嗣昌以
聞帝發帑金五萬營醫藥責諸將進兵而陝之長武川
之新寧大竹湖廣之羅田又相繼報陷嗣昌乃下招撫
令爲諭帖萬紙散之賊中七月監軍孔貞會等大破汝

才豐邑坪其黨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賊魁整十萬及登相王光恩亦相繼降於是羣賊盡萃於蜀中嗣昌遂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謂川地阨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而人龍以秦師自開縣譟而西歸應元等敗績於夔之土地嶺獻忠勢復張汝才與之合聞督師西遂急趨大昌犯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禦遂突淨壁陷大昌嗣昌斬仲光効逮四川巡撫邵捷春賊遂渡河至通江嗣昌至萬縣賊攻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已陷劍州趨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賊乃轉掠陷梓潼昭化抵綿州將趨成都十一

月嗣昌至重慶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遂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屢徵良玉兵又不至賊遂陷榮昌永川十月二日陷瀘州白賊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忠不赦禽斬者賚萬金爵侯翌日白堂皇至庖湍遍題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駭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人龍不奉令初嗣

昌表良玉平賊將軍良玉寢驕欲貴人龍以抗之旣以瑪瑙山功不果人龍愠反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愠語載良玉人龍傳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王鰲永嘗諫之不納及鰲永罷官上書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况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閒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

矣臣以爲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爲哉先是嗣昌以諸將進止不一納幕下評事元吉言用猛如虎爲總統張應元副之比賊入瀘州如虎及賀人龍趙光遠軍至賊復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陽綿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走巴州達州諸軍疲極惟如虎軍躡其後十四年正月嗣昌知賊必出川遂統舟師下雲陽檄諸軍陸行追賊人龍軍旣譟而西頓兵廣元不進所恃惟如虎比與賊

戰開縣黃陵城大敗將士死亡過半如虎突圍免馬羸關防盡爲賊有初賊竄南溪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疾追不得拒賊遠令他逸諸將乃盡從瀘州逐後塵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賊遂下夔門抵興山攻當陽犯荆門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東西消息中斷鄭陽撫治袁繼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兵獻忠令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軍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陽近郊用二

十八騎持軍符先馳呼城門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未幾渡漢水走河南與賀一龍左金王諸賊合嗣昌初以襄陽重鎮仞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桓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爲天險賊乃出不意而破之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荊州之沙市聞洛陽已於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廷臣聞襄陽之變交章論列而

嗣昌已死矣繼咸及河南巡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莫能明也帝甚傷悼之命丁啟睿代督師傳諭廷臣輔臣二載辛勞一朝畢命然功不掩過其議罪以聞定國公徐允禎等請以失陷城寨律議斬上傳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乃詐城夜襲之檄嚴飭再三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陷城專罪督輔非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瘁殞身勤勞難泯乃昭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於武陵嗣昌先以勦賊功進太子少傳既死論臨藍平盜功進太子太傳廷臣猶追論不已帝終念之後獻忠陷武陵心恨嗣昌發其七世祖

墓焚嗣昌夫婦柩斷其屍見血其子孫獲半體改葬焉
吳姓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邵
武晉江濰縣天啟二年徵授御史初入臺趙南星擬以
年例出之姓乃薦方震孺等而追論崔文昇李可灼罪
遂得留後又諫內操宜罷請召還鄒元標馮從吾文震
孟乃積與魏忠賢忤七年二月削其籍崇禎改元起故
官溫體仁許錢謙益周延儒助之姓恐帝卽用二人言
枚卜大典當就廷推中簡用事乃止時大治忠賢黨又
值京察姓言此輩罪惡非考功法所能盡宜先定其罪
毋混察典御史任贊化以劾體仁謫姓論救而力詆王

永光媚璫請罷黜皆不納出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村落
姓遍捕賊魁誅之奉命振延綏饑因諭散賊黨帝聞卽
命按陝西劾大將杜文煥冒功置之法數爲民請命奏
無不允遷大理寺丞進左通政七年九月超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姓歷陳防禦邊寇練兵恤民四難及議
兵議將議餉議用人四事每歲暮扼河防秦豫賊連三
歲無一賊潛渡以閒修築邊牆八年四月上疏言晉民
有三苦一苦凶荒無計餬口一苦追呼無力輸租一苦
殺掠無策保全由此悉爲盜請蠲最殘破地十州縣租
帝卽敕議行戶部請稅間架姓力爭弗聽其秋我

大清平察哈爾國旋師畧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
督楊嗣昌遣副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牲鐫五級嗣昌
及大同巡撫葉廷桂鐫三級俱戴罪視事先是定襄縣
地震者再牲曰此必有東師也飭有司繕守具已而果
入定襄以有備獨不被兵山西大盜賀宗漢劉浩然高
加計皆前巡撫戴君恩所撫擁衆自恣牲陽爲撫慰而
密令參將虎大威劉光祚等圖之以次皆被殲牲行軍
樹二白旗脅從及老弱婦女跪其下卽免死全活甚衆
在晉四年軍民戴若慈母謝病歸十一年二月起兵部
左侍郎其冬尙書楊嗣昌言邊關戒嚴牲及添注侍郎

惠世揚久不至請改推帝怒落職閒住十三年冬起故
官明年命協理戎政帝嘗問京營軍何以使練者盡精
汰者不譁甞對曰京營邊勇營萬二千專練騎射壯丁
二萬專練火器廩給厚而技與散兵無異宜行分練法
技精者散兵拔爲邊勇否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
老弱者汰補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意帝然之
又問別立戰營能得堪戰者五萬否甞對京營兵合堪
戰承平日久發兵勦賊輒沿途僱充將領利月餉游民
利剽敎歸營則本軍復充伍今練兵法要在選將有戰
將自有戰兵五萬非難但法忌紛更不必別立戰營也

帝顧兵部尚書陳新甲令速選將而諭牲具疏以聞賜
果餌拜謝出十五年六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周延儒再相馮銓力爲多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
資振饑屬撫按題敘延儒擬優旨下戶部公議大沸延
儒患之馮元颺爲牲謀說延儒引牲共爲銓地延儒默
援之牲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牲唯唯退召戶部尚
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爲
牲紿延儒欲起張捷爲南京右都御史牲力尼之牲居
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樹黨延儒引用錦衣都督駱養性
牲持不可後帝論諸司弊竇牲言錦衣尤甚延儒亦言

緹騎之害帝竝納之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陽荊州承天連陷召對廷臣隕涕謂牲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牲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留中牲請面對帝御昭文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牲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師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大學士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牲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

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牲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牲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啓行蔣德璟謂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牲卒遲回不肯行部所撥唐通兵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牲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牲惶恐兩疏引罪遂許致仕旣行演及駱養性交構之帝益怒至七月親鞫吳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

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牲督師百方延緩爲委郅地延儒被糾牲何獨無旣而曰朕雖言終必無糾者錦衣衛可宣牲候旨牲入都敕法司議罪十一月遣戍金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馳疏救不從明年行次南康聞都城變未幾福王立於南京赦還復故秩吏部尚書張慎言議召用牲爲勛臣劉孔昭等所阻國變後久之卒於家

贊曰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於是嗣昌得才顯然迄無成功者得非功罪淆於愛憎機宜失於遙制故耶吳牲按山右有聲及爲相遂不能有爲進

不以正其能正邦乎抑時勢實難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濟也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終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7

□□ = □□□□□□□□□□

□□ = 171

SS□ = 12460666

□□□□ = 1936

□□□ = □□□□□